



參與《一桌二椅》表演的12位藝術家。

榮念曾 「香港帶路」 打造國際文化交流網絡

「一帶一路」的區域發展網將為文化交流帶來什麼機遇與挑戰？香港在此語境中又能擔任怎樣的角兒？進念·二十面體主辦「香港帶路 城市文化交流會議2017」，集合12位來自「一帶一路」沿線城市的藝術大師進行創作切磋，也邀來數十位沿線城市的藝術家與研究者，在香港就文化議題展開討論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：進念·二十面體提供

進念·二十面體藝術總監榮念曾多年來致力文化交流的策動，曾參與包括亞洲藝術網絡、亞太表現藝術網絡、「四城會議」及世界文化論壇聯盟等重要文化網絡的建立。對於「香港帶路」，他認為會議的最終目標是形成文化智庫、國際文化交流的智庫。「怎麼才可以做到呢？需要審視什麼叫做交流，什麼叫文化交流，什麼是文化交流的重心，以及背後如何策劃。」



榮念曾

香港的領路人角色

這次交流計劃的定位為「一帶一路」跨城市文化實驗，其題眼卻是「香港帶路」，足見主辦者對於香港在國際文化交流上主動地位的肯定。「我們（進念）一向做的東西都是帶著香港動，而香港則帶著內地動。很多國際網絡，香港的投入在內地之前很多年。」榮念曾說。他回憶2002年時組織世界文化論壇，笑言從理念上那15年前的嘗試盡可以被看做是「一帶一路」的前奏。「可能有時想得太超前，資源未足夠支持，但是超前的理念仍然很重要。」在他看來，多年來的持續積累與不斷發力，香港建立了許多原初性的、世界性的文化網絡，這一點可以為內地提供借鑒；相較而言，內地現在熱衷投入巨資來打造大型活動，但容易流於表面，「沒有具體的累積，雖然錢用得很多。我們很省的，非常在意怎麼去用資

源。」他笑着說。近年來，交流、網絡、論壇，是香港文化藝術圈中的熱詞。西九的「製作人網絡會議及論壇」、藝發局的國際文化領袖圓桌交流會、香港藝術行政人員協會組織的「文化領袖論壇」……各個層面的國際文化交流熱鬧紛呈，但與會來賓在短短幾日中的簡短主題發表後，真正為業界留下了什麼，大概才是個中重點。

「我們始終沒有一個文化發展藍圖。」榮念曾說。對未來缺乏視野與規劃，往前推，是對當下的分析闕如，再往前，是對過往總結與反思的缺席。如果缺乏這部分的深入討論與專業研究，只是簡單粗暴地帶着口號往前衝，最終只是一個活動接着一個活動，一個節目接着一個節目，熱鬧過後，煙消雲散，什麼都沒留下。

缺乏長遠規劃和宏觀視野

香港本地對於文化發展及文化政策專業研究的缺乏，以及社會對「急」與「快」的追求，對文化產品消費式的量化評估，一直都是問題的癥結。「香港先天有些地方是不足的。政府的觀念仍然是投資文化藝術是買服務和節目，而不是投資去買機構發展和文化基建。它只是慣性地去做，比如說到資助的管理，通常是講觀眾數量，而不是質量的發展。」榮念曾回憶自己參與西九和藝發局討論時，曾多次提出在資助中撥出部分鼓勵藝

術組織做長遠和宏觀規劃，但多年來幾乎沒有進展。「長遠規劃就是，比如你作為一個劇團，會想未來五年到十年想要達到什麼？宏觀就是除了關心自己劇團外，對於整體文化你覺得應該怎麼發展。沒有這樣的東西，你永遠只是一個工廠仔，藝團像一個小工廠不停地生產，因為你都不明白大環境。但所有人，對環境都是有共同的責任的。」他認為現在的西九、藝發局、康文署仍然難逃節目主導的困境。「很難怪康文署，它有很多官僚的體制，很難去突破做出大膽的改變。但我覺得小一些的組織，比如藝發局應該可以做到。比如每批一筆錢都規定20%要用來做發展，討論你的創作和大環境的關係，間接鼓勵藝術家和藝術組織有個發展；而不是只是管你的錢用得對不對，用量化的評估標準把事情框住。」

榮念曾認為，要推動整個大環境，政府、民間、藝術組織各個都責無旁貸。「如果藝術組織沒有視野，就只是做自己的事情；如果民間對藝術組織的期待只是有些產品供我消費，那民間也沒有什麼力量；政府更加了，它資源比較多，如果沒有長遠的視野，資源錯配，很可惜。」思考這些問題，知識基礎（knowledge base）很重要，也許這也是為何榮念曾一直強調建造文化智庫的重要性。如果沒有具批判性的研究基礎，大家只能見步步行，見招拆招，不會有長遠的積累和成長。

討論文化組織的角色與前景

這次的「香港帶路 城市文化交流會議



中馬芳子帶領藝術家進行排練。

Jitti Chompee和藝術家排練。

2017」包括幾部分主要內容。節目上有《一桌二椅》，12位來自世界不同城市的藝術家會以中國戲曲的傳統舞台配置「一桌二椅」來進行創作交流，呈現4場演出。研討會上，將近70位來自世界各地「一帶一路」沿線城市的藝術文化工作者、決策者和學者將聚集文化中心，集中討論四類機構——國際藝術活動及藝術節機構、政府及立法機構、大學及研究組織和基金會、公共媒體及藝術獎項機構——在文化發展和文化政策中的角色，並透過跨文化的互動與探索，尋求未來長遠發展型網絡的可能。至於啟動於1997年，今年踏入第20年的「四城會議」，則將繼續梳理香港、台北、上海及深圳間的文化交流數據、政策及策略。

「我常常覺得『一帶一路』也好，世界文化論壇也好，都是希望對文化發展能有一個具知識基礎的計劃。但是文化發展在不同地方的語境很不同。香港是一個比較國際性世界性的城市，它討論文化的發展可以有一個世界文化

的角度，內地則還處在澄清自己在做什麼的階段，而它的持份者的複雜性又太過香港很多倍。」榮念曾說，「我想要推動的，一個是比較研究，幾個城市同時討論文化現象以及它和文化政策之間的關係，文化發展未來的挑戰，文化交流的組織現在面對的問題和挑戰。另外一個就是政策如何影響機構，怎麼再影響整個文化的發展。」對一些大家已經形成固定理解的概念也要正本清源，細化討論，「比如文化產業，我們很快就聯想到經濟效應，馬上就偏離了核心；又或者國際文化交流，由政府的面層馬上想到的就是政治宣傳，國家軟實力等等。要怎麼可以重新回到這些概念本身？需要文化組織自己很清楚，和教育有關係的組織也要很清楚。」

- 《一桌二椅》
12月2日、7日、8日 晚上8時
- 《香港帶路 城市文化交流會議2017》
12月9日、10日 上午9時至下午5時
- 《香港 | 台北 | 上海 | 深圳 城市文化交流會議二十周年》
12月7日、8日 上午9時至下午5時
- 地點：香港文化中心劇場

東 西

機械人威脅論愈說愈真

機械人「威脅」人類，最早的印象是來自自己故大導演史丹利寇比利克的電影《2001太空漫遊》（2001: A Space Odyssey）（2001: A Space Odyssey）。這部1968年製作的預言式科幻片中，控制太空船的超智慧電腦哈爾 HAL 造反，太空人還擊，人機大戰一場。此片獲高度評價，是「有史以來最偉大、最具影響力的一部電影」。

「機械人威脅論」，發展到今天，引號可以不要了？最新的事例，據BBC新聞片：美國加州一家漢堡包餐廳標榜機械人煎漢堡，在照相機與感應器協助下，機械人煎出「完美」肉餅，品質劃一穩定。試驗半年顧客反應良好，門庭若市，決定開設50家分店。機械人不支人工不開情緒，廚房工人全部下崗，當然不是味道。

另一個例子，著名意大利盲人男高音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登台唱歌，指揮樂隊伴奏的是個機械人。機械人不是活人，只會按章工作，依樣畫葫蘆，對古典音樂的音色與節奏無從即時反應。純粹是音樂會玩噱頭，指揮家暫無失業之虞。

有關機械人搶飯碗的報導最近特別多，這些文章人類寫給人類看，顯出情況愈來愈嚴重。這包括日本一家酒店由前台登記、門房服務到送行李到房間，機械人一手包辦。

英國亞馬遜去年底宣佈無人駕駛飛機送貨試驗成功，劍橋一個客戶網上落單，30分鐘後貨物便從天而降。亞馬遜決定擴大試驗，範圍限制於發貨倉庫附近，收貨人要有大花園讓無人機降落，貨物重量不超過2.6公斤。引起快遞員工種不保，以及私隱與治安問題的種種擔憂。

聯合國最近發出警告，說機械人會令世界變得「不穩定」，為此在荷蘭海牙成立總部，監察人工智能（AI）的發展情況。這個人工智能與機械人科技中心工作目標，是預測未知之威脅，包括爆發大量失業之危機，以及具自主意識的機械人科技落在犯罪組織及流氓國家的後果。

有研究估計人工智能的突破性發展，單單一個英國，三分之一職位將會消失；某些行業甚至高達一半。國際大律師公會的研究報告，推斷政府將來不得不立法定下配額，保障人類職位不會被機械人取代。

英國傳媒報導說，多個國家包括美國、中國、俄羅斯和以色列，正在研發武器自主科技，能夠自行決定行動方向，不必依賴人類遙控。著有《時間簡史》的英國著名物理學家霍金去年提出警告，指出人工智能威力巨大，是人類最好的發明，也可能是最壞的發明。活在今天，人類社會已經不能沒有人工智能。有人每隔五分鐘就要檢查一下智能手機，作繭自縛，無以為甚。

回到科幻電影，2014年，由中、英、美三方合作拍攝的《超越潛能》（Transcendence），摩根費曼（Morgan Freeman）飾演的科學家試探一座超級智能電腦，問它「到底有沒有自我意識」，不料電腦反問一句：「那人類有沒有自我意識呢？」



電影《超越潛能》談及電腦與人工智能問題。

李可染晚年畫作 國家博物館開展

白紗簾、藍沙發、老式卡帶錄音機後的牆面一幅寥寥數筆勾勒的蝦蟹圖，而最為顯眼的要數一方大畫桌……「紀念李可染誕辰110周年——墨天神境·李可染最後十年作品展」，前天在中國國家博物館開展。展覽展出了李可染1979年至1989年間創作的162幅繪畫及書法作品。另外，此次展覽還特別按原比例復原了李可染畫室「師牛堂」，與百餘幅書畫作品共同亮相國博。

此次展覽分為繪畫作品和書法作品兩個部分。第一部分展出68幅繪畫作品，其中包括李可染先生晚年集其大成的山水畫創作，富有童趣的牧童與牛題材，以及少量人物畫。第二部分展出書法作品94幅，李可染之子李小可表示：「這是迄今為止父親書法的最大規模集中展示。」當日舉行的展覽開幕式上，李小可還將父親晚年重要的書法作品《書文天祥〈戲馬台詩〉》捐贈給國博收藏。

此外，展覽還特別將李可染晚年在三里



李可染書法作品《東方既白》。

河寓所的畫室「師牛堂」按原比例復原並展出。李小可表示，此番展出的繪畫、書法作品均出自這間畫室，「觀眾可以通過參觀師牛堂，對一代藝術大師的藝術人生有更生動、深入的了解。」

二十世紀國藝巨匠

李可染是二十世紀中國藝術的巨匠，是文化和民族責任自覺擔當者，其藝術人生軌跡始終緊緊圍繞着文化與民族的復興，即使遭遇戰爭、病痛和災難亦從未偏離。2011年5月，國博新館開館之時曾舉辦「李可染藝術大展」，全面回顧和展示了他的藝術道路和各個時期的藝術精品。

展覽將展出至明年1月3日。
文、攝：趙一存 北京報道